

【书缘往来】

施蛰存先生与《胡萝卜须》

□徐知免(翻译家)

20世纪80年代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译作《胡萝卜须》，实际上是本选集，收有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的三部作品，即《胡萝卜须》、《自然纪事》和他的《日记》选篇。

1992年夏天，老友王道乾从上海给我寄来一份剪报，这就是《文汇报书周报》刊载的、施蛰存先生写的一篇短评，他的《杂览漫记》中的首篇：

这本书不记得是谁所赠，在我书架上已有一年多了。昨晚，枕边无书可看，才从架上抽出，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

列那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文人。他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剧本，但总的成就，只能说是一位散文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作品不多，但他的文章，在法国文学中，却是精品。从文字风格而论，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文体家。

这个译本，是他三种著作的选译本。第一部分是《自然纪事》，选译了七十一篇记录自然界小动物的小品文，第一篇《形象的捕捉者》，大约就是全书的引言了。第二部分是《胡萝卜

须》。说是小说，却没有故事；说是散文，却有一个中心人物。我想名之为小说体的散文。“胡萝卜须”是一个小孩的绰号，相当于中国的“萝卜头”。这本书，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现在怕已找不到了。

第三部分是列那尔1887年至1910年之间的日记，选译的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部分。这部日记，挺厚的三册，1934年已有了英译本。我在一本英文刊物上看到一部分摘录，觉得很有趣味。当时我正在为天马书店编译《域外人日记钞》，很想把这部日记也选译一部分编入，可是一时还无法买到，而交稿期已迫近，只好放弃，特地在《日记钞》的序言末尾提了一下，为访求日记文学的读者提供信息。至今已六十年了，才见到这三十多页的中文译本，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由于这一文学因缘，我认识了这位文坛不老的老先生。我寄赠给他我的另一本著作，他回赠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的《域外诗选》，另一本是他的挚友、诗人戴望舒的《戴望舒译

诗集》。后来他来信说：“我刚从医院回家，体力大衰；有许多意见想和你谈，但乏力写长文，只好先复此柬，待秋凉后再奉函讨论。”

1994年秋，我因事去沪，即专程到他的北山施舍拜访他。我们一下子就谈到文学翻译，他说他早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读的法文，戴望舒与他同班，又问我以前在什么学校学习法文，我告诉他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迁去昆明的中法大学。施先生说抗战时他到过昆明，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书。我说：“云大与我们学校仅一墙之隔，当时怎么没有听说过你呢？”他说：“我于1939年回上海探亲，后来就没有再去那边。”

接着，话题转到《胡萝卜须》。

“你译的这本书，”他说，“我觉得，封面上只写《胡萝卜须》，不够。实际上里面还包含着《自然纪事》和《日记》，读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把三种书名都在封面上标明，那就一目了然。”

他很喜欢列那尔的《日

记》，不但因为有趣，而且其中有许多关于写作的独特见解，是很有意思的。他觉得我选择得太少，应该多译些。另外，他要我多译些法国散文作品。谈话中还讲了一些其他什么，可惜现在我都不记得了。

回到南京之后，我再次检读他的那篇短评，文章虽然简短，却十分缜密、周详，很能说明列那尔作品的特色和意义。我充分考虑了这些良好有益的想法，于是，在出版列那尔作品新的版本时作出调整：为了使书名和内容相吻合，决定将《胡萝卜须》、《自然纪事》和《日记》三本书各自独立出版。

列那尔是一位文体家。他的风格简练而冷隽，既不夸张，也不美化，对所记事物总是自然地、各具讽意地、直接如实地描绘出来，不作道德论述、分析或冗长的议论。他推崇短文、短句，反对长篇、长句；要求准确地用词，摒弃浮泛的、一般的套语和滥用的形容词。他所写小说介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与几乎无故事情节的作品之间。这正是他之后现代法国小说存在的一种趋势。

【书与人生】

在平凡的日子中活出美丽

□文暖(公务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专毕业后，回到生我养我的乡村小镇，没有学成归来的欣喜，有的是落寞、沮丧以及怅惘。三年，我读了许多书，感觉自己长大了。然而于小镇，似乎只是一瞬，几乎一切都没变。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了。在琐碎而喧嚣的工作中，在飞短流长的闲言里，我看不到自己的明天。可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都吃上国库粮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周围的同事，都是工作了好几年的人，生活已经磨去了他们曾有的锐气，他们习惯了四平八稳，甚至是享受着那些无聊的时间与流言，本能地拒绝改变。

我的心寂寞着。常在夕阳西下时，一个人站在乡村的旷野里，大声地唱《执著》。当乡村陷入悄无声息的黑暗时，我会从床上跃起，或拧亮台灯在纸上涂抹青春的心事，或在黑暗中呆坐着，任太阳升起月亮隐去……我找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找不到自己人生的价值。那些从城里带回的书，成了负担——它们让我在思索中越发痛苦。

在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孤寂里，一个好友从她读大学的城市给我带来了一套书，《平凡的世界》。

起初，我是懒懒应对的，然而读到少平蒙眬的意识“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时，似乎一声雷响在心的荒野，我的泪瞬间涌了出来。接下来，沉下心来，认真去读。我把自己投入到了故事中，为少安对爱情的挣扎、为润叶对爱情的执著、为晓霞的离去、更为少平一次次的获得与失去以及他最后的选择而伤心哭泣，间或有一点点顿悟的喜悦——无论生活如何困苦，无论世事如何艰辛，人总得坚持自己生存的原则，坚守自己灵魂的底线。物质的贫苦不是最可怕的，人生最可怕的是失去前进的方向，失去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从少平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同时又学到了一部分。那些对当时时情、对自己、对他人的反思，让日渐孤僻的心豁然开朗，从此，年轻的心既学会了向外观望，更学会了向内自省；再残酷的现实，也要勇敢面对；再平凡的日子，也得一天天过下去，如果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在平凡中活出自己的美丽！

于是，我不再消极，不再逃避，而是积极与人交往，努力从别人身上寻找点滴的闪光点，对周围环境充满宽容。并且，我又拿起了深爱的书本，开始自学。同时，还试着写些文字，在与自己的交谈中，让心胸更加宽广，心情更加沉静。

日子平凡地滑动着，我按部就班地走着自己人生的路，结婚、生子、换工作，用自己的努力在平凡中寻找美丽，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搬了几次家，但那套三卷本淡黄绿色封面的《平凡的世界》我一直带在身边。虽然现在依旧跋涉在路上，虽然路上依旧有风有雨有泥泞，但有此书安静地相伴，行走的脚步便沉稳、从容了许多。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邮箱：qlbook@163.com

【闲读随笔】

儒学需要一场自身革命

□祝丽(图书编辑)

中国孔子基金会策划并组织编写的《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已经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儒风华雨润异域》作为九卷丛书之一，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儒学昔日惠及邻邦、远播海外、引领世风的画卷。无可否认，近现代以来儒学和儒家文化虽然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但依然在现代文明的解构和重构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现代世界诸文明的碰撞、对话和融合中，作为儒家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已经跳出了东方传统农业文明的窠臼，其人文精神、普世价值和济世情怀已越来越被不同文化背景和文明传统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

近百年来，表面上看儒学的确是沉寂了，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看，当代儒学是一股平静水面下的汹涌伏流，经过与其他文明的汇流激荡，将会把蓄积已久的新能量重新释放出来，跨越一切思想的暗礁和险滩，以崭新的姿态和恢宏的气势继续为世界诸文明提供思想的灌溉、精神的雨露和道德的浸润。儒学可以预见的未来正孕育于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儒学自我革命之中。有关世界儒学自我革命的信息已经在《儒风华雨润异域》一书有所传达。

韦伯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尽管他不懂中文，从未对儒学典籍进行过深入研究，却能对中华文明发表宏论，即传统中国停滞不前、僵化保守，阻力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则继承韦伯的衣钵，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许多学者也并不完全认同韦伯、费正清的儒学观。战后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史华慈、顾立雅、杜维明等学者对儒学潜心研究，从“仁”、“礼”等儒学本体论出发重新发现并发展了儒家思想，充分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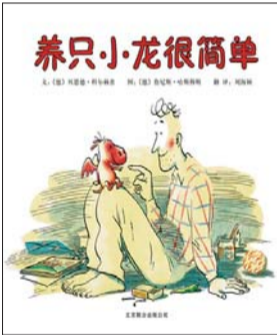
了儒学人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并以此作为儒学与现代社会的逻辑基础，因而被誉为“海外新儒家”。通过海内外新儒家的共同努力，总体上动摇直至终结了韦伯、费正清的儒学观在西方和世界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为世人重新认识和发现儒学清除了雾障，为儒学返本开新，完成现代意义的自我革命开辟了广阔前景。

美国著名学者狄百瑞认为，“16世纪、17世纪早期大概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有创造精神、最令人兴奋的阶段之一”。历史经验说明，儒家文化同异质文明交融的过程中，由于其包容性和开放性，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和再造力，既容易被异质文明所接受，也容易吸收和融合异质文明，这为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我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知名中国学家史华慈认为孔子特别关心人的心灵，增强人的精神生命和促进人的精神生活是孔子所做出的真正革新之一。孔子所倡导的“内心革命”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尤显迫切。现代社会在释放人的创造能力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攫取财富的能力，物质凌驾于精神，良心的屈从于欲望，长远为现实牺牲，多数被少数奴役。人类在物质领域的进步并不等于在精神领域的提升，两千多年前孔子最关心的恰恰是被现代人最为忽视的，儒学的当代价值也就在于此。史华慈认为《论语》中的孔子最感兴趣的是人的道德和性情，他认为“仁”并不是一种既成的道德品质，而是通过个人的修养来开放和增强的道德力量，它表现为道德的主体性，要在善与恶之间作出抉择，因而是“个人的内在的道德生命，包括自我认识和反思的能力”。现代社会使人淡忘甚至丧失了“为人而仁”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大悲哀，也不能不说是儒学匡时救世的标和本。儒学需要一场自身革命，因为身处现代文明之困的人们需要一场内心革命。总之，儒学的自身革命需要借助现代人的内心革命来完成。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赵世峰



《养只小龙很简单》

[德]科赫普 文

[德]哈斯穆斯 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一本图画书。它可不是一本关于养殖的书，也不是什么魔幻故事，而是一本地地道道的“生活实景录”。

一位爸爸养着一只小龙，随着小龙的成长，巧妙地展示出父母养育宝宝所要经历的种种开心、艰辛与幸福。看似荒诞却又温馨的情节，娓娓道来一个轻松又满是深意的养育故事。所以，这既是一本儿童图画书，又是一本适合为人父母者感叹生活飞逝和做了祖辈的人回味人生的图书。

本书已被纳入德国国家书目。

《罗伯特的三次报复行动》

[法]穆莱瓦 著

新蕾出版社

这是一本“颠倒”师道尊严的儿童小说。

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罗伯特甫一退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学生名册，开始自己酝酿了37年的报复计划。三次报复行动，每一次都充满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笑料。而在第三次报复曾经恶作剧伤害自己的学生时，罗伯特被学生的真诚所感动，宽容了她，留给读者以美好的想象。

本书译者梅思繁是留法博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的女儿。

《马蒂和三个天大的谎言》

[德]萨拉·瑞拉 著

新蕾出版社

人们常说，一个谎言需要一连串的谎言去“圆”。这是一本充满了谎言的儿童小说：妈妈在说谎，爸爸在说谎，报纸也在骗人……而这一切都抵不过马蒂一个偶然的谎言带来的严重后果——爸妈误以为中了大奖，处理了所有的家当，兴高采烈地从德国来到芬兰，却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境地。

故事传达了真诚、勇气和爱，充满了悬念，是一本“让人一口气读完的书”。尽管中大奖的结尾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仍不失为一本有趣有益的好书。

(本文作者为生活日报政教新闻部编辑)